

凡尔纳选集

桑道夫伯爵

上 册

44

8

I 565.44
58.1

J565.44

I 565.44

桑道夫伯爵

上册

儒勒·凡尔纳 著

苏文平 杨远虎 译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54/28

166544
58
12

156544

1048

桑道夫伯爵

下 册

儒勒·凡尔纳 著
苏文平 杨远虎 译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3
FMS4/28

桑 道 夫 伯 爵

[法]儒勒·凡尔纳著 苏文平 杨远虎译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18印张 323千字

198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0,000册 定价1.45元 (共二册)

给小仲马的信

我把这部书献给您，以纪念您的父亲，天才的小说家亚历山大·仲马。在书中，我试图把马蒂亚斯·桑道夫塑造成为《奇异的漫游》丛书中的基度山伯爵。请您接受我这部书，以表示我对您的深厚友谊。

儒勒·凡尔纳

小仲马的复信

亲爱的朋友：

您把《桑道夫伯爵》这部书赠给我，对此美意我非常感动。星期五或星期六，我一回来就要拜读。您在献词中，十分恰当地把对我父亲的悼念和对我的友谊联系在一起。如果《基度山伯爵》的作者还活着的话，最使他兴奋的事，莫过于阅读您的插上想象力翅膀的作品了。您的作品是那样的光辉闪烁，新颖独特，具有迷人的魅力。您同我父亲在文学上的亲缘关系是如此明显，以致就文学而言，您的风格比我更象我的父亲。

感谢您的持久友谊，并再次热烈地表示对您的永恒友情。

小仲马

一八八五年六月二十三日

目 次

第 一 部

第一章	信鸽.....	1
第二章	桑道夫伯爵.....	21
第三章	多隆达银行.....	33
第四章	密码信.....	49
第五章	审判前后.....	65
第六章	毕齐诺城堡主塔楼.....	83
第七章	福伊巴激流.....	97
第八章	渔夫费拉托一家.....	116
第九章	殊死的斗争.....	132

第 二 部

第一章	白佳德和马迪夫.....	141
第二章	轮船下水.....	154
第三章	安泰基特大夫.....	167
第四章	寡妇巴托里夫人.....	183
第五章	几起意外事件.....	201
第六章	科托尔河口.....	221
第七章	复杂化.....	238
第八章	在斯特拉顿大街相遇.....	252

第一部

第一章

信 鸽

依利黎的都城的里雅斯特，分为迥然不同的两部分：新兴的港湾城市特西安斯诺，富饶而美丽，人们在港湾里开发着海底资源；而旧城却建筑零乱，贫穷破落，挤在科尔索河和卡斯特山之间。新旧两城以河为界。卡斯特山顶矗立着一座城堡，显得格外美丽。

的里雅斯特港外是商卡洛大堤，堤旁经常停泊着商船。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成群结队，有时人数多得惊人。他们的衣服、裤子、背心或外衣，都没有口袋，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，似乎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东西可以装的。

然而，一八六七年五月十八日那天，也许有人注意到，游民中间有两个衣着稍好的人。说他们钱多得难受，倒不见得，除非他们财运亨通。可是他们都是这种人：为了发横财，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

这两个人，一个叫萨卡尼，自称是的黎波里市人，一个叫齐罗纳，西西里人。他们在大堤上转游了十来趟之后，在堤的一端停下来。他们眺望的里雅斯特湾西部无边无际的大海，就象看到大海上出现了一条满载他们财富的轮船



他们在堤的一端停下来

一般！

“几点钟了？”齐罗纳用意大利语问道。他的伙伴萨卡尼说起意大利话来，就如操用地中海其它语言一样的熟练。

萨卡尼不吭声。

“哎！我真傻！不是到了吃饭的时间了么，我们都忘了吃午饭了！”西西里人喊道。

这个港口隶属于奥匈帝国，所以奥地利人、意大利人、斯拉夫人混居在一起。因此，尽管他们俩是异乡人，但是并不引人注目。何况他们两人都披着棕色的、垂到靴筒的斗篷，走起路来威风凛凛，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是囊中空空的流浪者。

萨卡尼，二十五岁，比齐罗纳年轻。他中等个头，身材匀称，五官端正，举止文雅。他没有小名，就叫萨卡尼，因为他没有受过洗礼，很可能因为他是非洲人——的黎波里塔尼亚人或突尼斯人。他有棕褐色的皮肤，但他五官清秀，看上去更象白人，而不象黑人。

人不可貌相，萨卡尼就是一例。从他毫无表情的脸上，几乎很难发现他对社会的蔑视、厌恶和不满情绪。要很仔细地观察，才能透过他那五官端正的面部——又黑又美的眼睛，嗅觉敏锐的鼻子，小胡子下秀丽的嘴——看出他的阴险奸诈来。相貌学家们认为，任何骗子，不管他多么巧妙，都装不出好人来。在多数情况下，是说对了。可是，这种判断对萨卡尼却不适用。从他的外表看来，谁也猜不出他是干什么的，或者他过去干过什么。他并不象一般的骗子那样令人厌恶，因此更加危险。

萨卡尼有过什么样的童年？无人知道。无疑地，萨卡尼是个被人遗弃的儿童。他是怎样长大的，谁抚养的？他的童年是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哪个穷乡僻壤度过的？又是在谁的照料下，使他多次战胜热带疾病而幸免一死？说实在的，谁也说不清楚，就连他自己恐怕也说不出——因为他这个人，偶然出生在世，听凭命运摆布，漫无目的地生活。然而在他的青少年时代，并非没有受过某些教育。他周游世界；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；为了生计而绞尽脑汁，甚至不择手段地把钱弄到手。从这些经历中，他确实受到某种现实的教育。几年来，经过种种周折之后，他和的里雅斯特城最富的一家有了瓜葛，这就是银行家西拉斯·多隆达一家。

至于萨卡尼的伙伴意大利人齐罗纳，纯粹是个无法无天、干得出种种勾当的冒险家。他唯利是图。谁给的钱多，就为谁效劳，不管是什么差事。他是西西里岛人，三十多岁。他能出坏点子，也能接受坏点子，干起坏事来尤其内行。他出生在什么地方？要是他知道，他也许会说的。至于他在什么地方呆过，他是不会自愿说出来的。还是在西西里岛过流浪生活的时候，偶然的巧遇使他和萨卡尼拉上了关系。他们于是周游世界，试图通过合法的及不合法的手段，发一笔横财，摆脱两人的厄运。齐罗纳精神饱满，高个子，蓄有胡须，肤色深褐，黑毛茸茸。可是他那总是眯缝着眼睛，摇摇晃晃的脑壳，却很难掩饰他天生的一副奸诈相。不过，他总是话不绝口，竭力掩盖他的狡诈。他快活多于忧愁，一见面便能侃侃而谈，不象他的年轻伙伴那样拘谨

寡言。

那天，齐罗纳话却不多。显然，他在为午饭问题发愁。前一天晚上，在一个贫贱的小赌场里运气实在不佳，萨卡尼输得精光。两个人都一筹莫展，不知所措，于是只好听天由命了。他们在商卡洛大堤上踟躅不前，不见财神爷降临，就决心到新城的大街小巷去找它。

在新城的广场、码头、人行道和港口外，在横贯新城的大运河两岸，七万意大利籍居民熙熙攘攘，来往奔忙，好一派热闹景象！当地居民操威尼斯语，来自各国的海员、商人、公务员讲的是德、法、英和斯拉夫语，彼此交往不受影响。但是在这样一个国际交往频繁的都市里，威尼斯语不能不受到外来语的影响。

如果说这座城市富有的话，却不能说街上的人都是富人。才不是呢！即使是最富裕的人，也比不上那些英国、亚美尼亚、希腊及犹太大商人。这些商人在的里雅斯特是第一流人物，他们的仆役之多，住房之豪华，不亚于奥匈帝国首都的显贵。闹市两旁高楼耸立，门户紧闭，里面堆满了进口的各种货物。这个港口是个自由港，在亚得里亚海深处，地理位置优越，贸易兴旺。可是有多少穷得要命的人，从早到晚在闹市区流浪，又有多少人没有吃午饭，看样子也吃不上晚饭，徘徊在大堤上！而欧洲最强大的奥地利劳埃德海运公司的船只却停泊在那里，正把来自五洲四海的大量货物卸下。总之，就象伦敦、利物浦、马赛、哈佛尔、安特卫普、里窝那一样，穷人真多！数以百计的穷人，在兵工厂附近混在豪富的船主中间，可是兵工厂是不准他们进去的，数以百

计的穷人聚集在交易所的广场上，而交易所的大门却永远不向他们开放；数以百计的穷人挤在商业部大楼的台阶前面，大楼里设有劳埃德海运公司的办公室、阅览室，海运公司同商业部进行着圆满的合作。

大城市特有的一个不幸阶级，蚁集在欧美各大海港，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。他们从何处来？不知道。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被抛弃的？也不知道。他们将在什么地方离开人世？连他们自己也不得而知。他们中间为数众多的是破落子弟，而且多数是外国人。象无主包裹似的，他们被火车和商船丢到城市里。他们把公共交通堵塞得水泄不通，警察赶也赶不走。

萨卡尼和齐罗纳，朝海湾那边的圣·泰勒莎高高的灯塔瞟了最后的一眼，离开大堤，顺着集镇剧院和广场中心公园之间的一条小道来到大广场，在查理六世塑像眼前的一个喷泉旁闲逛了一刻钟。喷泉池子是用邻近卡斯特山的石头砌成的。

这时，他们两个人朝左边走去。齐罗纳虎视眈眈地看着行人，流露出好象要拦路抢劫的欲望。正当交易所关门的时候，他们绕过了商业部巨大的方形建筑。

“交易所空空的……活象我们的腰包！”西西里人皮笑肉不笑，以为应该说话了。

萨卡尼漠不关心，似乎根本不屑去听这句不带劲的玩笑话。他的伙伴饿狼似地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伸懒腰。

这时他们穿过三角广场，利奥波尔德一世皇帝的半身铜像屹立在那里。齐罗纳吹了个闲逛的顽童爱吹的口哨，

惊飞了老交易所门廊底下咕咕叫的一群蓝鸽子。这群鸽子跟威尼斯市圣·马克广场上的总督宫之间的灰色鸽群一模一样。新旧两城之间的界河科尔索河从不远的地方流过，河身越来越宽。

一条宽阔的街道看上去并不豪华，一些商店招徕大量的顾客，门面却并不美观，说它象巴黎的意大利人街，倒不如说更象伦敦的摄政王大街，或者纽约市的百老汇大街。街上行人众多，熙来攘往，许多车辆从大广场涌向德拉·勒尼亚广场——这些名字说明这个城市受到意大利的影响是何等之大。

如果说萨卡尼还装出一副对任何引诱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的面孔的话，齐罗纳就不同了。他从每家商店门前经过时，没有不眼馋的，这是那些无钱买东西的人的特有表情。可是商店里，特别是食品店和酒店里，适合他们口味的东西可真多，那里的啤酒倾销量在奥匈帝国所有的城市中名列前茅。

“科尔索河更饥更渴呀！”西西里人发表意见说。他的舌头象盗贼的呱嗒板一样，在干裂的两片嘴唇之间吧嗒作响。

这时两人走进左边的第一条街，沿着运河一直走到蓬多·罗索转桥。穿过桥，沿着能停泊巨轮的码头向上游走去。他们对那里的摊贩的叫卖毫不介意。走到圣安东尼奥教堂对面时，萨卡尼突然向右转弯。伙伴二话没说，后面紧紧跟上。他们再次过科尔索河，于是到了旧城的大街小巷里转游。这些街道狭窄难行，车辆不通，攀沿着卡斯特山坡

往上延伸，其走向正好使街道避开凛冽刺骨的东北风的吹袭。对于齐罗纳和萨卡尼——两个分文不名的人——大概旧城比豪华的新城更适于他们居住。

自从来到依利黎的首都之后，他们就住在桑达·玛丽亚·玛吉约教堂附近的一家简陋的旅店里。旅店老板看到，帐单上旅客欠款的数目与日俱增，直到如今还不付钱，就催促欠帐的旅客还债。为了避开这种索帐的尴尬局面，萨卡尼和齐罗纳穿过广场，围着利卡尔多门转游起来。

研究罗马的建筑古迹，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。大街上冷冷清清，财运难逢。他们于是形影不离的开始顺着崎岖的山道往上攀行。这山道一直通到卡斯特山顶大教堂的平台上。

“爬到那上头，何苦呢！”齐罗纳嘟嘟囔囔，把短斗篷掖在腰带上。

说归说，他仍然寸步不离他的年轻伙伴。假如有人站在山脚下，就会看见他们沿着层层台阶往上攀登。十分钟过后，他们登上了平台，更感到渴、饿难忍。

站在高处，放眼望去，的里雅斯特海湾辽阔无垠，和大海连成一片。海港里，渔船、汽船、货轮来来往往，络绎不绝。整个城市，郊区，连同山上最新的楼房及分散在高地上的别墅，尽收眼底。可是，对这两个投机分子来说，这些景色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，他们见过的美景太多了。何况，有多少次，当他们穷困潦倒、心烦意乱的时候，他们就来到这里散心！齐罗纳尤其不想观赏这些美景，要不是顺从萨卡尼，他宁肯在科尔索河一带豪华的商店前面闲逛呢！但是

又有什么办法？既然他们来到这么高的地方，为了等待财运的降临，就必须等在这儿，多点耐心，少点急躁。

在通往平台的台阶尽头，圣·基督的拜占廷式大教堂附近，有一处围墙，里面是过去的墓地，成了今天的古物陈列场。坟墓已不复存在，只剩下一些古墓石的残块，横七竖八地躺在郁郁葱葱的树荫下。罗马的石碑，中世纪的长石柱，文艺复兴时期的种种建筑装璜碎块的灰迹清晰可见；还有那些玻璃般透明的立方体，都杂乱无章地立在草丛中。

围墙的门没有上锁，萨卡尼顺手一推就进去了。齐罗纳跟在后面，不胜悲伤地说：

“要是来这里自尽，倒是个好地方！”

“如果有人建议你自尽的话，你就……”萨卡尼话中带刺地说。

“哎呀！我的伙计，那，我可要拒绝的！只要十天中有一天过上好日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！”

“不仅如此，还会更好呢！”

“但愿意大利诸圣听到你的话，上帝知道，诸圣有好几百个呢！”

“还是走吧。”萨卡尼说。

两人顺着两排骨灰瓮中间的半圆形小道往前走，看见一块躺在地上的罗曼式大型花窗，于是来到跟前，坐在上边。

他们沉默不语——萨卡尼倒无所谓，而他的伙伴齐罗纳则忍耐不住，打了两个哈欠之后，立即打开了话匣子：

“我的天哪！左等右等，运气也不来，可我们还傻里傻

气地指望它呢！”

萨卡尼不吭声。

“到废墟中找红运，真见鬼！”齐罗纳又说。“怕是我們走错了路吧，我的伙计！莫非红运到坟地来找魔鬼不成？灵魂一旦离开了躯体，就不再需要走红运了。我要是死灵魂的话，别说吃饭晚一点，就是不吃，又有什么关系？咱们还是走吧！”

萨卡尼呆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他陷入了沉思，眼神迷惘，望着远方。

齐罗纳沉默了片刻，又不由自主地唠叨起来：

“萨卡尼，你知道我期望这个红运怎么出现吗？它今天怎么把我们两个老主顾给忘了！我盼望银行家的一个出纳员，带着装满钞票的公文包来到这儿，代表银行家交给我们，并且连声表示歉意，说，久等了，久等了！”

“听我说，齐罗纳，”萨卡尼双眉紧锁，说道，“我最后一次告诉你，对西拉斯·多隆达不要抱任何希望了。”

“肯定是这样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全部贷款已经用完。我的最后要求又遭到他的断然拒绝。”

“糟糕！”

“糟透了！可是事到如今，又有什么法子！”

“叫我说呀，你的钱花得精光，这是因为你有贷款！”齐罗纳说道，“人家凭什么给你贷款？还不是凭你精明能干，满腔热情地给银行家效了几次劳，做成了几笔难做的生意！所以我们刚到的里雅斯特的日子里，多隆达在出钱方面还

比较慷慨，并不是那么吝啬！但是，如果你抓不住他的把柄，如果你不软硬兼施，要想拿到贷款，恐怕是不可能的……”

“按说，本来就该这么着，”萨卡尼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，“要是那样，你也就用不着到处讨饭了！我们会好的，苍天有眼！我之所以没有抓多隆达的把柄，是因为时机没到。总有一天，我叫他把今天拒绝的，本利一齐还，并且要利上加利！我还想到，目前他家的生意有些难做，他在几家靠不住的企业中的资金又遭到损失。德国的柏林、慕尼黑的几家企业倒闭，象冲击波一样危及的里雅斯特。不管银行家说什么，反正这次我到他家时，看见他神情挺紧张！水越混越好……混水才好……”

“那当然好，”齐罗纳喊道，“可是等来等去，我们就得喝清水啦！萨卡尼，依我看，不妨到多隆达那里作一次最后的尝试！必须再一次砸开他的钱柜，至少要弄到一笔足够我们回到西西里用的路费，顺便经过马耳他……”

“到西西里干什么？”

“这个你就甭管了！当地情况我了如指掌，能从那儿带回一帮既勇敢又无偏见的马耳他伙伴，我们能干出了不起的事情呢！嘿，一帮凶神恶煞！在这儿没油水，我们就走，叫这个该死的银行家付路费！尽管我们对他的底细了解不多，这些就足以说明他并不希望我们呆在的里雅斯特。”

萨卡尼摇摇头，表示怀疑。

“快点吧！不能老这么下去了。我们都精疲力尽了！”齐罗纳又说。他站了起来，跺跺地，象对待不想养他的后娘